Commentary 学术探讨 令

论《黄帝内经》脏腑的实体解剖观

高也陶1,潘慧巍2,吴胜兵2

(1. 澳门科技大学中医药学院, 澳门; 2. 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上海 200438)

[摘要] 非中医学人士往往根据传统中医理论中'肝生于左'的记载,认为中医学的人体解剖观不正确。我们认为,传统中医理论中的脏腑指的是某一种特定的功能系统,而并非现代医学所谓的只是一种实体解剖器官。因此,传统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对于脏器的概念不是完全相同的。通过研究《黄帝内经》,我们发现"肝生于左"实际上是指肝在中国传统文化卦象中的相对位置,而非人体脏腑的解剖学或形态学位置。脏腑的本义是指实体解剖器官,其解剖位置与现代医学的认识基本一致,其功能也与现代医学的认识有某种相同之处。[关键词] 黄帝内经;脏腑;解剖学

[中图分类号] R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977(2006)04-0339-04

Gross conception of anatomical structure of zang-fu viscera in *Huangdi* Neijing

Ye-Tao GAO1, Hui-Wei PAN2, Sheng-Bing WU2

(1 .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China; 2 .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ird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tifical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often doubted and criticized for the record in *Huangdi Neijing* that the liver is located in the left of the human body. The most popular explanation of this criticism is that the conception of zang-fu viscera in TCM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ich defined in Western medicine. It means that the zang-fu viscera in TCM are not exactly the corresponding anatomical organs in modern human anatomy but reflect the functions of some systems in human body.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al theories of TCM in *Huangdi Neijing*, we consider that the record of liver located in the left of the human body is based on the Ba Gua (Eight Diagra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not the human anatomy. In brief, the conception of zang-fu viscera is initially a gross anatomical conception, and in a sense the anatomic sites and functions of which are mostly similar to those described in Western medicine.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zang-fu viscera; anatomy

Zhong Xi Yi Jie He Xue Bao J Chin Integr Med, 2006, 4(4):339-342 www .jcimjournal .com

1 中医脏腑是实体解剖器官还是虚拟的功能系统

常有非中医学人士置疑某些传统中医理论,例如传统中医理论记载肝位于人体的左半部分。过去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之后,在翻译解剖器官名词时由于缺乏相应的中文名词,

于是借用中医学名词所导致的误解。但也有学者认为,远古时代的先民们日日狩猎、畜牧,他们茹毛饮血,为生存而冒生命危险,甚至杀戮同类,并用其器官进行祭祀。因此,远古先民对于五脏六腑实体部位的认识似乎不可能存在连左右也分辨不清的情况。

针对上述的指责,最常见的解释是:传统中医理论所指的脏腑,并非西医学中的所谓实体解剖器官,而是一个虚拟的功能系统。按照上述的理解,如果认为中医脏腑只是用来指代某一种功能系统,而非一种具体的实体解剖器官,那么这种缺乏形态学基础的功能系统的实际功能部位又究竟位于何处,人体的实体解剖器官对于传统中医学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都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2 《黄帝内经》中有关脏腑的记载

2.1 "肝生于左"的记载 《黄帝内经·素问·刺禁论篇第五十二》中记载:"黄帝问曰:愿闻禁数。岐伯对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据此可见,《黄帝内经》中确有"肝生于左"的论述。但若仅凭此文就认为传统中医学对于肝脏解部位的认识是错误的,那么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部位的认识是错误的,那么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别的禁忌问题;(2)黄帝的问题是:针刺有何禁忌阐歧伯的答案是:脏腑有要害,不可以不察知,继而阐述了应当察知的五脏如肝、肺、心、肾、脾,以及所描述的只是各个脏腑的要害,并非指其具体的解剖部位,借此提示行针者"从之有福,逆之有咎"。

2.2 "肝生于左"与"肺藏于右"《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中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这段文字讨论的是有关阴阳与象对应的关系。

《易经·系辞下传》中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黄帝内经》中阴阳所应的象就是《易经》中的象。《易经·说卦传》中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良。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起,为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天八卦的卦象(也有学者认为是先天八卦的卦象)。东方为震,为木,为肝;西方为兑,为金,为肺。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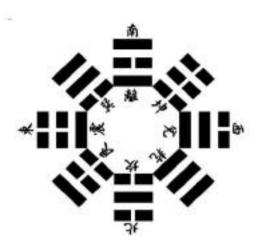


图 1 后天八卦图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中云:"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据此,《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中认为:"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五脏与五行相应,所以在卦象上,各自有其相应的位置,只是卦象上所描述的位置并非是人体解剖学的部位。

在《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中明确指出了来自不同方位的风对于脏器的影响:"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肝,外在于筋纽,其气主为身湿。"

据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黄帝内经·素问·刺禁论篇第五十二》中为何要把"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作为针刺的要害予以讨论。因此,"肝生于左"与"肺藏于右"实是与《易经》的卦象相对,并非指其具体的解剖部位。

3 《黄帝内经》脏腑实体解剖观的典籍沿革

 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肠胃之长,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谷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肠胃所受水谷之数也。"

《黄帝内经·灵枢·肠胃第三十一》中云:"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小大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亡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叠积,其注于小肠者,外附于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三尺。回肠当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大型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

公元 736 年, 唐代的张守节在注解《史记·扁鹊 仓公列传》时,详细描述了各个脏腑的具体解剖部 位。例如: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小 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肝重四 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心重十二两。脾 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肺重三斤三两,六 叶两耳,凡八叶。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志。胆在肝 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胃重二斤十四两,长二尺六 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小肠重二斤十四两,长三 丈二尺,广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大肠重三斤十 二两,长二丈一尺,广四寸,径一寸半。膀胱重九两 二铢,纵广九寸。唇至齿长九分。齿已后至会厌,深 三寸半。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 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二两,广 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肛门重十二两,大八寸,径 二寸太半,长二尺八寸[1]。

如果根据 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进行推测,大多数学者认为《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应在司马迁《史记》之后。当时的人们对于脏腑实体解剖的认识,虽然存在解剖学精度不足的问题,但关于脏腑的本义首先是实体器官则是毫无疑问的。当现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时,国人对于其中实体解剖器官的翻译,显然是通过寻找在传统中医学中与其定义相似的中医脏腑器官名词来与之相配的。

1625年,明代医家张介宾注解《黄帝内经》,出版了《类经》、《类经附翼》和《类经图翼》诸书。在《类经图翼》^[2]中,他用图解的形式描绘了《黄帝内经》中记载的有关人体脏腑的具体解剖部位,并云:"五藏者,肺为华盖而上连喉管;肺之下,心包所护而君主可求。此即膻中,宗气所从。膈膜周蔽,清虚上宫。

脾居膈下,中州胃同。膜联胃左,运化乃功。肝叶障于脾后,胆府附于叶东。两肾又居脊下,腰间有脉相通。"此段文字由于限于中国传统文学胼体文的形式,对脏腑的具体描述并不是十分清晰,但可以明确的是:胃位于膈下居中,脾位于胃之左侧,脾的后面有肝叶。传统中医学认为,肝凡七叶,左三叶,右四叶。上述文字虽然并未说明其中的肝叶究竟是指哪一叶的肝叶,但却明确指出了肝叶的东(左)侧是胆。这些描述,与现代解剖学几乎相同[3]。见图 2。



图 2 明代医家张介宾对《黄帝内经》脏腑的描绘

1682 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了第一部介绍中医解剖学理论的著作^[4]。其中的脏腑解剖图谱与张介宾的图非常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在心胆之间绘有一个特别的连接结构。《黄帝内经》认为,心与胆具有相似的功能。虽然目前有关胆心反射的解剖学证据尚不十分明确,但事实证明,该反射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目前的学术观点认为,这种反射是一种存在于人体内部的植物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5]。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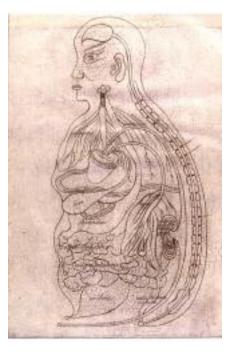


图 3 传到欧洲最早的中医脏腑解剖图谱

清代医家陈修园所著的《灵枢素问浅注》中,对 人体脏腑的认识与明代张介宾基本一致,但他所描 绘的五脏位置图更接近于现代医学的器官解剖图 谱。见图 4。



图 4 清代陈修园的五脏位置图

4 《黄帝内经》脏腑解剖观念与现代解剖学的关系

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限制,《黄帝内经》中的脏腑解剖观念与现代解剖学精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现代医学仅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目前仍处于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则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是建立在中华民族长期不懈的劳动实践和经验总结基础之上的,是一个不断继承经验与发展创新的过程。中、西医学是两种相对独立但又互补结合的完整体系,因此没有必要单纯用一种理论体系来评价另一种理论体系的是非。不应当只凭借《黄帝内经》中"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这句话来断章取义,而应通观全文以解释某一句话的确切含义。现代医学中有关系统的概念是指由具体的实体解剖器官所组成的功

能系统,并由具体的解剖实体器官来执行系统的功能。传统中医理论中有关的脏腑功能系统也是建立在实体解剖器官基础之上的,因此《黄帝内经》中对于脏腑的认识,也是基于实体解剖器官之上的不同的功能系统。如果不承认《黄帝内经》中的脏腑观是一种实体解剖观,那么只可能使人们对于传统中医理论的认识更加虚幻。要将脏腑看作是一种功能系统,也必须建立在实在的、具体的解剖实体器官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内经》中所描述的脏腑在解剖学上与现代医学的器官是基本相似的,但中、西医学对于这些器官功能的理解和阐述则存在许多差异。但若一味强调这种差异,如强调中医学的肝不是西医学的肝,可能会把我们引向误区。除了已经论证的传统中医理论的脏腑观在实体解剖上与现代医学基本相似之外,在功能上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例如,无论是传统中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认为肝脏是储藏血液的主要器官。

[参考文献]

- 1 张守节 . 史记正义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 2 张介宾 . 类经图翼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 .
- 3 Krasna MJ, Flancbaum L. Electrocardiographic changes in cardiac patients with acute gallbladder disease. Am Surg, 1986, 52(10): 541-543.
- 4 Li P, Rowshan K, Crisostomo M, et al.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pressor reflex during gastric distension. Am J Physiol Regul Integr Comp Physiol, 2002, 283(6): R1335-1345.
- 5 Tjen-A-Looi SC, Fu LW, Zhou W, et al. Role of unmyelinated fibers in electroacupuncture cardiovascular responses. Auton Neurosci, 2005, 118(1-2): 43-50.

[收稿日期] 2006-01-19